

## 生活随想

## 春雪书简

■高少辉

晨起时，窗棂上已凝了一层薄霜。推开窗，细雪正斜斜地织着帘幕，落在楼下的香樟树上，将墨绿的叶脉勾出银边。这场雪来得悄然，已过雨水节气，倒是冬神临别时随手撒下的一把碎玉，既不舍旧岁，又欲迎新光。

八岁的儿子从被窝里探出头，鼻尖贴着玻璃呵出一团白雾：“爸爸，雪能下到下午吗？”他眼里的光，亮得仿佛能融化整个寒冬。

八年前的那场雪，也曾这般叩响过心门。那时我伏案写下“雪是生命的轮回”，如今再看，雪依旧是雪，人却早非少年。昔日文中的稚童已能踩着棉靴在雪地里奔跑，而当年“三十而立”的青年，鬓角也悄然染了几星霜色。岁月如雪落无声，却在每个转身处堆叠出深深浅浅的痕。

## 雪落前尘

幼时在乡下，雪是年节的信使。腊月里，姥姥总念叨“瑞雪兆丰年”。我趴在炕头数檐角的冰凌，看雪覆住柴垛、草垛，连鸡窝都成了蓬松的棉花糖。少年进城读书后，雪成了“磨砺”的代名词——结冰的自行车轮、冻僵的手指、教室玻璃上呵气画出的笑脸，每一片雪花都像试卷上的错题，冷硬却真实。及至工作，雪渐渐蜕去浪漫的壳。在银行柜台后忙碌的十年里，每逢雪天，我总下意识望向大门：防滑垫是否铺得齐整？客户鞋底的雪水会不会弄湿地毯？数字与规章砌成的世界里，雪成了需要“管理”的麻烦。

直到某日，儿子举着幼儿园的手工画冲进家门：“爸爸，我画的雪人会笑！”画纸上歪扭的线条间，炭笔点出的眼睛弯成月牙。那一刻，恍若冰壳裂开一道细缝，童年的雪、少年的雪、中年的雪，忽然在记忆里连成了河。

## 雪映今朝

此刻的雪，正落在事业爬坡的喘息间隙。升任支行行长的第二年，指标、会议、培训填满了日程表，连深夜归家时，车载广播的财经新闻都像另一场雪，冷冰冰地往肩上传。手机屏幕亮起，工作的信息与家庭群中儿子的滑雪视频交替闪烁，仿佛两个时空在争夺我的目光。



## 雪花从梦中飘来

■胡天喜

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，像银一样白，像玉一样透，从我的梦中飘来，从遥远的苍穹落下。啊，下雪了，终于下雪了，这久违的雪，这令人盼望的雪。

雪是严寒的精灵，雪是冬日的信使，雪是冬天的象征。没有雪，似乎就不是冬天，没有雪，冬天就没有诗意。但是，2024年的冬天，周口却没有下一场雪，不，也下了，但严格地说，那不叫雪，那叫冰雨。真正的雪是飘落的，是悄无声息的，而冰雨是直落的，是沙沙作响的，是雨水在半空中结成冰落到地上的。眼看冬天已经过去，惊蛰将至，窗前的樱桃树已经开花，人们却一直没等到雪的影子，没听到一点儿儿雪的消息。我想，或许这个冬天，那雪已经忘记了寻找大地。

人就是这样，越是得不到的东西，越是想念，越是盼不到的东西，越是期望。对于雪，我也不例外。我时常盼望下雪，下一场鹅毛大雪，想看到雪花像蝴蝶一样飞舞，像柳絮一样轻盈，想看到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“银装素裹”的奇妙世界，想看到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”的奇丽景象。我时常梦见，早上打开房门，便见大雪纷飞，院子里已经落了厚厚一层白雪。树枝上、房顶上、田野里、河堤旁，到处粉装玉砌。我时常梦见，那雪花像个舞者，扭动着曼妙的身体，在空中翩翩起舞。那雪像个精灵，互相嬉戏着悠然落下；那雪像个

“爸爸，快看我的雪城堡！”儿子的呼喊扯回我的思绪。小区空地上，他用红色塑料铲垒起半米高的雪堆，顶端插着一根枯枝当旗杆，几只麻雀蹦跳着啄食他撒下的面包屑。我蹲下身，学他的样子团雪球，掌心传来的寒意竟有几分熨帖。原来雪从未改变，变的是接住它的那双手——从前捧雪如捧梦，如今攥雪成冰，却忘了摊开掌心，让它化作春水。

忽然想起八年前写的那篇文章中引用的句子：“从物质中获得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。”而今的自己，坐拥昔年渴求的职位与收入，却常在深夜对着各种表格恍惚：那些被忙碌切割成碎片的时光，那些为“更优渥生活”而典当的晨昏，真的比儿子雪城堡上的一缕晴光更珍贵吗？

## 雪启新章

暮色渐浓时，雪势转弱。儿子蹲在花坛边，专注地往矿泉水瓶里装雪：“我要把春天第一场雪存进冰箱！”他的棉袄沾满雪粒，像一只误入人间的企鹅。我望着他，忽然想起《枕草子》中的“春，曙为最”——或许雪的告别才是真正的破晓。你看那玉兰枝头的冰壳下，嫩芽正蜷缩着蓄力；冬青丛中，融雪已渗入根系，静待惊蛰的雷。

“爸爸，雪化了会变成什么？”回家的路上，儿子晃着半瓶雪水问。我指向路灯下闪烁的冰凌：“变成草叶上的露珠，变成你明天早餐的热气，变成夏天游泳池里的浪花。”他若有所思地点头，而我顿悟：原来每一片雪都是时光的隐喻。它们落下时铺天盖地，消融时无踪无影，却在泥土里留下滋养万物的伏笔。就像那些让我们焦虑的指标、会议、考核，终将在某天成为垫高视野的阶，而那些与儿子团雪球的瞬间，才是生命真正的年轮。

入夜，雪已停歇。书桌前，台灯将我和儿子的影子投在墙上——他在画今日的雪城堡，我在写这篇雪中书。窗外的香樟树正在滴水，嗒，嗒，像古老的座钟。八年前的文字从硬盘深处浮起，与今夜的雪轻轻相撞，溅起满室澄明。

原来人生如雪，纷扬时不必慌张，消融时无须怅惘。只要肯在某个落雪的清晨蹲下身，陪孩子堆一个歪鼻子的雪人，便算接住了岁月最温柔的馈赠。

天女，把成片成片的洁白洒向大地；那雪像个孩子，热情地亲吻人们的脸颊。我时常梦见，那雪花落在田野里，蓬松柔软，像给庄稼盖了一层白色的绒毯；落在树枝上，冰清玉洁，像给大树披了一层白色的外衣；落在颍水中，悄无声息，很快就与河水融为一体。我时常梦见，雪花调皮地钻进人们的衣领，使人觉得寒冷透骨，雪会扑在人们的睫毛上，让人猝不及防。但是，人们从不和雪计较，无论男女，无论老少，看到雪，都高兴得像个孩子，高呼着，跳跃着，冲到院子里，尽情地享受着上天赐给他们的礼物。我常常梦见，大雪来了，农民笑了，笑得脸像一朵花，笑得眼眯成了一条线。瑞雪兆丰年，有了这一场雪，庄稼就有了充足的水分，丰收就有希望了。我时常梦见，在下雪的日子里，孩子们在打雪仗，你抓一把雪投向我，我抓一把雪扔向你，有孩子不小心滑倒了，摔了一个屁股蹲儿。我穿着靴子，踩在厚厚的雪地上，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真切地感受到了踏雪的快乐。

梦想成真。就在进入“九九”的第一天，那雪花竟然悄无声息地来了。她不打招呼，不告知任何人它的行踪，当我发现的时候，她已经来了，在房前屋后、在繁华的大街上、在寂静的田野里、在静静的颍河边，无声无息地飘落，越下越大……



## 凡人微光

## 邻居李老爷子

■烟道人

邻居李老爷子年前走了，我带着感伤去看了他最后一眼。

我和老爷子相识实属偶然。八十多年前，他生于千里之外一个洼地里名叫李庄的穷村，而我则是生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六零后。老爷子在六十年前去了新疆讨生活，修车修设备而后创业。而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了大学学哲学，之后在上海一所艺术院校教书。我与老爷子的年龄差不多有一辈之隔，事业及人生轨迹也完全不同。

2001年，我家搬进了新落成的小区，斜对面也有一家人入住，那就是随子女到上海发展并定居的老爷子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邻居了。然而，现代小区里门对门、户挨户、锅碗瓢盆及猫狗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多了去了，这种空间意义上的邻居本质上属于咫尺天涯。显然，我与老爷子都不想成为这样的邻居，于是，我们每天开门相见。

老爷子面色黝黑，身材瘦长，腰板笔挺，行步毫无一般老人的拖沓。印象中，他穿得最多的是深色夹克和皮鞋，即便居家，也总是齐齐整整，毫无油腻，眉宇间呈现出沉稳与平和。老爷子嗜烟，我也如此，在你来我往的烟雾中，我俩开始搭讪攀谈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。老爷子说话声音较低，加之他那混杂着多重口音的普通话，我大半没听懂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交流。只要照面，还是自然地聊。至于聊什么，不重要，关键是愿意聊，聊时有如沐春风之感，这就很难得。有时，我俩都不说话，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烟，好像也不错。过后回想起庄子“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”的话，不禁哑然失笑。老爷子者，不正是可以与之言的忘言之人？

老爷子不仅愿意跟我这个晚辈聊，还乐意分享物质文明。他几乎每周都会提溜着一大袋有机蔬菜敲响我家的门铃，新疆的羌枣、傻老大的瓜子也是年年有的惠赠。而内人所制走油肉、八宝饭及米糕也屡获他家人的好评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们两家就成了彼此都想要的邻居，这让我想起了“里仁为美”的古风。

老爷子家应该是我们小区的第二富，首富空缺。他那几个忙于事业的儿子女婿及孙儿每周定期会驾着豪车来看他们。豪车上下来的子女的行头全无亮闪闪的皮带扣或名牌包包，穿着全然与老爷子一般的朴素而不失齐整。他们是来陪老爷子老两口一块儿吃饭、唠嗑的。两个女儿则轮流陪住，老爷子的福分可想而知。

老爷子走后，在网上得知，他曾捐资一百多万元，为洼地里的老家李庄村修建了道路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，又为村里的大嫂大妈媳妇们添置了音响设备，弄了个广场舞的场地；只要老爷子回老家，村里的老人定会收到他的红包；老爷子于家乡教育更是着力，一所希望小学，以及专为县高中学子设立的奖学金都是老爷子的慷慨。而这些，老爷子生前居然一句都没跟我说过。

老爷子应该没读过圣贤书，不会说富而无骄、富而好礼、富而好仁的话。我想，对于他，这是生命里最自然的事，不用说。

哦，差点忘了，老爷子叫李永利，老家河南，周口，扶沟。